

中西进〈著〉

马兴国 孙浩 译

白乐天



与

源氏物语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书承蒙中日国际文化振兴财团提供翻译出版资助，谨致谢忱。

白乐天 源氏物语

与

中西进〔著〕
马兴国 孙 浩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日本岩波书店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
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氏物语与白乐天/(日)中西进著;马兴国,孙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2

ISBN 7-80109-529-4

I. 源…

II. ①中… ②马… ③孙…

III. 白居易-作品-影响-长篇小说-日本-古代

IV. B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024 号

本书承蒙日本国际语言文化振兴财团提供翻译出版
资助,谨致谢忱。

源氏物语与白乐天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cctp.edit @ sina.com

h t t p://www.cctp.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79 千字

印 张:11.25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80 元

源氏物语

白乐天

作者简介

中西进生于1929年8月，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先后任成城大学、筑波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帝冢山学院大学国际理解研究所所长，现任大阪市立女子大学校长。还是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金泽大学、富山大学、神户大学、广岛大学、静岡大学、东京学艺大学、东京都立大学等大学兼任讲师；先后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80—1981年）、中国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1987—1988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92年）、捷克卡列夫大学（1993年）、韩国高丽大学（1994年）之邀，任客座教授。

中西进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权威、日中比较文学研究大家，曾发表学术专著80余部，编著30余部，作品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出版。中西教授热衷于日中友好和学术交流，多次来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辽宁大学、杭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讲学，并出任由中日韩三国学界组成的“东亚比较文学会议”会长。

源氏物语

白乐天

责任编辑 / 王吉胜
版式设计 / 尹 珺
封面设计 / 田 晗

封面插图 / 秦 龙



中西进

前 言

文学语言包蕴着大量的历代文化遗产,这一点恐怕不容怀疑。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中,我们都不可能忘却业已为我们所共有的、且培育了我们自身成长的昔日的语言。

我们应该积极地利用这一文化内涵,在充分表述机能的同时,增加表现力量。就日本文学而言,谣曲的词章在这一方面最具特色。谣曲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如同织布那样穿梭交织、融汇贯通各种文献精华而加以讲述。可以说,谣曲有着绚烂多彩的衣裳。

谣曲是极富装饰性的一个例子。与此相反,在很多场合下,文化遗产却是难以窥见的。有时候是作者有意识地将其隐蔽起来,有时是无意之中予以忘却而使其不见踪影。在这类现象中,尽管有的作者将吸收的文化溶解于自己的文脉之中,但实际上却寄托了自己深刻的见解。

我曾经对这种表现方法颇感兴趣,研究过《日本书纪》的艺术风格。人们认为《日本书纪》受到中国的《史记》和《汉书》的强烈影响,事实上,也多有引用,其中尚有几乎没有变动的字句。由于中日两国疆域规模有异,所以只将中国的“数百里”,改为“数十里”,尚有类似的情形,令人感到有趣。

但是,我在阅读这些引用的汉籍,学界或称之“据典”,或谓之“出典”的同时,不禁思索为什么要如此引用。1980年我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校方为我提供了一间窄小且天花板很高的房间,一位中国学教授曾在这里居住过,所以室内书架上除英文书籍外,排列的都是汉文书籍。就这样,我得以日复一日地阅读汉籍,从汉籍的角度来思考《日本书纪》的引用问题。《日本书

记》引用了我眼前的这些典故，而并非是断片地引用汉籍。

从美国归来，我先是撰写了《引喻》一文。仔细思量，欧洲学盛行修辞研究，因而这种对比喻的探索理所当然。然而，在日本文学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尚属一家之言。

此后，我对《万叶集》也做了同样的考察，进而从1984年起，以《源氏物语》为例，开始在大学开展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讲授其研究成果。《源氏物语》研究的历史久远，书中大量引用汉籍。我仅限于《白氏文集》，与学生们共同研究《源氏物语》作者是以什么意图来引用《白氏文集》，这一引用产生了什么效果等课题。或许是本人学业不精所致，课题提出后，方知自己的先行研究实在欠缺，所以每周讲述自己的思考，并下结论，确实费番功夫。不过，倒是乐趣十足，思想也很自由。

1987年我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赴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由此结束了这三年的授课。这样，得以在研究中心的《日本研究》纪要中，以《引喻与暗喻——〈源氏物语〉中的〈白氏文集〉》为题，将研究笔记陆续以论文形式发表。从创刊号开始，至1995年截止，共分九次登载。当时我边写稿边开玩笑说，是否是学者，完全由写不写稿而决定。本书就是这样历时多年诞生的，所以，它是17岁的青年。

当初，文章是以《白氏文集》为轴心，参照《源氏物语》的形式连载的，此次沿着《源氏物语》的发展脉络，对结构予以调整，加注了汉诗的日文读音，增添了白诗的序号，有的地方改动较大，由于原稿杂乱，故较通常更为费力费时。

现在，再次回顾全书，我由衷地为引用白乐天诗文的《源氏物语》作者的技巧所倾倒。在当时宫廷的所谓教养世界中，纵然想要借助白氏的诗文来炫耀自己的文学教养，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到《源氏物语》的作者，在考虑到将《白氏文集》的作品世界融汇贯通到自己的文章脉络中，使其发出奏鸣的同时，也认真地思考了自己的物语故事，如何与白

乐天的诗文产生共鸣。

因此,今天我要重新审视自己昔日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引喻”、“暗喻”的研究。

毫无疑问,深深思考着人类的生、人类的爱的《源氏物语》作者,通过《白氏文集》,一定会感受到发自内心的与白乐天的交融。

值此上梓之际,深深感谢岩波书店编辑部杉田忠史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劳。

目 录

前 言	(1)
一 桐 壺	(1)
长恨歌	(1)
二 帚 木	(16)
长恨歌	(16)
偶 吟	(19)
上阳白发人	(22)
议 婚	(28)
三 夕 颜	(32)
不致仕	(32)
长恨歌	(33)
凶 宅	(35)
闻夜砧	(40)
四 紫 儿	(43)
草堂记	(43)
长恨歌	(47)
五 未摘花	(52)
北窗三友	(52)
重 赋	(56)
六 红 叶 贺	(60)
长恨歌	(60)
七 葵 姬	(63)
长恨歌	(63)
八 杨 桐	(69)

	上阳白发人	(69)
	夜闻歌者·琵琶引	(73)
	两朱阁	(80)
	蔷薇正开	(84)
九	须磨	(90)
	草堂记	(90)
	冬至宿杨梅馆	(92)
	重题四首·其第三首	(94)
	河亭晴望	(96)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	(98)
	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	(101)
	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泮上	(104)
十	明石	(108)
	琵琶引	(108)
十一	蓬生	(116)
	凶宅	(116)
十二	赛画	(120)
	长恨歌	(120)
十三	松风	(126)
	长恨歌	(126)
十四	槿姬	(129)
	赠皇甫庶子	(129)
	重题四首·其第三首	(135)
	长恨歌	(137)
十五	玉鬢	(139)
	缚戎人	(139)
十六	早莺	(144)
	长恨歌	(144)
十七	蝴蝶	(146)

	伤宅	(146)
	府西池	(149)
	海漫漫	(153)
	七言十二句·赠驾部吴郎中七兄	(157)
十八	常夏	(163)
	长恨歌	(163)
十九	篝火	(165)
	卢侍御与崔评事	(165)
二十	行幸	(168)
	不致仕	(168)
二十一	兰草	(171)
	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171)
二十二	梅枝	(175)
	题故元少尹集后	(175)
二十三	藤花末叶	(179)
	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	(179)
	六十六	(183)
二十四	新菜(上)	(188)
	井底引银瓶	(188)
	庾楼晓望	(190)
	骊官高	(194)
	长恨歌	(198)
二十五	新菜(下)	(201)
	不致仕	(201)
	长恨歌	(203)
	杨柳枝词·其第三首	(206)
二十六	柏木	(210)
	予与微之老而无子	(210)
	长恨歌	(215)

二十七	横笛·····	(218)
	琵琶引·····	(218)
	长恨歌·····	(220)
二十八	铃虫·····	(223)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	(223)
二十九	夕雾·····	(226)
	不致仕·····	(226)
	李夫人·····	(228)
三十	魔法使·····	(233)
	长恨歌·····	(233)
	上阳白发人·····	(238)
	牡丹芳·····	(244)
	题故元少尹集后·····	(248)
三十一	竹河·····	(251)
	上阳白发人·····	(251)
	春江·····	(254)
	六十六·····	(257)
三十二	桥姬·····	(260)
	开元九诗书卷·····	(260)
三十三	总角·····	(263)
	生离别·····	(263)
	长恨歌·····	(266)
	李夫人·····	(268)
	重题四首·其第三首·····	(272)
三十四	寄生·····	(275)
	官舍闲题·····	(275)
	李夫人·····	(280)
	赠内·····	(283)
	长恨歌·····	(289)

三十五	东亭·····	(293)
	长恨歌·····	(293)
	李夫人·····	(295)
三十六	蜉蝣·····	(299)
	李夫人·····	(299)
	长恨歌传·····	(307)
	暮立·····	(308)
三十七	习字·····	(314)
	古冢狐·····	(314)
	五弦·····	(318)
	陵园妾·····	(321)
	结束语·····	(325)
	书 志·····	(336)
	译后记·····	(340)

一 桐壺

长恨歌

载于《白氏文集》卷十二的《长恨歌》，是以唐朝玄宗皇帝缅怀爱妃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写成的感伤诗。玄宗深爱杨贵妃，由此引起国政败落，从而导致安禄山的叛乱。玄宗逃离都城，途中无奈斩了杨贵妃。战乱之后，他重返都城，在悲痛之中思慕贵妃，尽管派遣方士到另一世界寻求遗爱的物品，但仍长恨不绝。白乐天即以此赋诗。

本来主人公应该是唐朝的玄宗皇帝，但白乐天却将其写成汉武帝，并称之为“汉皇”。其意义在于突出《长恨歌》比白乐天的其他作品，如卷二汉武帝伤感爱妃李夫人之死的《李夫人》等更具分量。

《源氏物语》是以《李夫人》收篇的，而《长恨歌》不仅在《源氏物语》一开篇就予以引用，并且贯穿于此后的十八卷中。这种引用方法，尽管说明两篇作品有类似之处，同时也令人考虑到作者的特殊用意，表明了《源氏物语》的主题。

《李夫人》表明的是对好色的讽喻。对此，下面我们还将详细分析（《夕雾》、《总角》、《寄生》、《东亭》、《蜉蝣》）。《源氏物语》篇末对好色的讽喻，引用《长恨歌》，这种讽喻从物语开篇就已经开始。可以说，由于否定恋爱的反命题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分量。《源氏物语》的作者正是以人类的爱怜为主题，连续写出了五十四卷巨制，欲向读者表明这一心愿。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长恨歌》引用的实例。

被称作天子的桐壶帝宠爱一位女性,逐渐地被人们所厌恶:

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这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呢。(《桐壶》)^①

最详细说明“杨贵妃滔天大祸”,并且使其家喻户晓者,就是白氏的《长恨歌》。由于是人人皆知的人和事,所以上文只是点了点杨贵妃的名字,这种引用所起到的作用,与出典的《长恨歌》完全匹配。

皇帝的爱妃也有“不胜感激的心情”,《长恨歌》中最有名的句子是: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源氏物语》的作者,以此将对汉皇的“感激之情”隐藏于全篇之中,自然会令读者联想起《长恨歌》。

更进一步说,尚包括引用陈鸿作的《长恨歌传》。如同人们已经指出的,上述引用部分的开始处“高官贵族都侧目而视”的“侧目”,可以认为是沿袭了《长恨歌传》的“京师长吏为之侧目”。

再回到《长恨歌》来。这个侧目是汉皇“重色思倾国”的缘故。对于“重色”,玉上琢弥博士指出,《源氏物语》开头部分,“某一朝天皇时代,后官妃嫔甚多,其中有一更衣”“蒙皇上特别宠爱”,就暗示着“倾国”。他认为,“从《长恨歌》的开篇文字就可以

^① 本书中《源氏物语》中译,大都引用丰子恺先生的译文,部分有所改动。见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悟出这首诗的最终结局”。^①

然而，玉上博士在谈到物语开篇是引用了《长恨歌》的上述部分的同时，也认为是借用了《伊势集》开篇的“某一时代”，而写出“某一朝”的^②，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是《伊势集》^③仿效了《源氏物语》的开头部分。我认为，物语开头部分的意义，不在于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重要的是“今昔”、“昔”等并列记述的意图。这里，惟有这种朦胧的表述才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将人人皆知的玄宗写成汉皇的这种构思，是使得“某一时代”的表述比现实与历史更加朦胧，在朦胧之中，令人考虑到另一首《长恨歌》的引用。

《源氏物语》以引用《长恨歌》开篇，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一般说来，有意识地引用某一作品，应该以这一作品事先已为读者所熟知为前提。以杨贵妃为例，如果读者不知晓《长恨歌》，那么就没有引用的效果。可以说，读者开始阅读《源氏物语》后，面向未知的未来，越读越会通过引用已知的女性的命运而使之与主人公的命运相重叠。作者是在读者若明若暗的期待中，描述了崭新的人物形象和人生轨迹。

为桐壶帝深爱的桐壶更衣的人生预测是阴暗的，或许会像杨贵妃那样引发战乱，或许会被斩首而断送一生。即使是追随威震一方的帝王，如同杨贵妃那样深受帝王的宠爱，在死后也只能是使汉皇悲叹不绝，缅怀芳魂，留下深深的遗恨。

这便是圆满的效果。用简洁的语言道出千言万语的寓意，表述帝王的宠爱之深，进而充分说明“滔天大祸”之甚。

事先知道物语结局的今天的读者，都晓得不会发生战乱，帝

① 玉上琢弥著《源氏物语研究》（《源氏物语评释》别卷一），第222页。角川书店1966年。

② 同上，第220、221页。古注中多称引用了《伊势集》的开篇，《细流抄》、《岷江入楚》、《湖月抄》也载有此古注，但《河海抄》仅作类例。由于《伊势集》的产生情况不明，故现难以判断。

③ 《伊势集》，歌集，作者伊势，约成书于承平7年（937年）。——译者注